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三十六至三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趙希濬

謄録舉人臣劉坤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三十六

哀公

集說楊氏士勛曰公名蔣定公之子敬王二十六年即位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矣二十七年薨

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丁未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晉定十八年齊景五十四年衛靈四十一年蔡昭二十五年鄭聲七年曹陽八年陳閔八年杞僖十二年宋景二十三年秦惠七年楚昭二十二年吳夫差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集說趙氏鵬飛曰繼正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吴

集說杜氏預曰隨世服於楚吴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家氏鉉翁曰入郢者吴也撻平王之墓者亦吴也楚不能報之於強吴而摟二三小國以釋憾於蔡謂之復讎而讎卒不能復也前年滅頓去年滅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於蠶食小國以爲利春秋奚取哉　李氏廉曰楚蔡之交兵止於此　汪氏克寛曰楚昭圍蔡未足

以爲善文定以宋高宗不復金國之讎故拳拳以復讎爲說此朱子所謂以義理穿鑿者也　王氏樵曰今案蔡人男女以辨則是降也使疆於江汝之間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滅不言入陳嘗縣之矣而不書曰滅入不言圍鄭入自皇門至於逵路矣而但書曰圍不使楚盡其虐而滿其辭也聖人之微意也胡康侯謂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楚至是而報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噫此亦大失春秋之旨矣入郢者吳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其父之墓處其宮而欲妻其母者又吳也不能報吳而釋憾於蔡楚既可笑矣乃春秋亦從而成之謂蔡宜得報而楚之復讎爲可恕不亦悖乎且討殺蔡侯般而滅其國用隱大子於岡山以一衆之故拘昭侯於南郢數年而後歸蔡之讎楚豈下於入郢使若所爲者蔡人親爲之始可謂楚宜得報而蔡之復讎爲可恕今

事出於吳而蔡無與蔡不能報而天假手於吳出乎爾者反乎爾正可以爲強而無道之戒乃以復讎怨之孰謂春秋有是法哉

附錄左傳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緍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

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夫椒杜注吳郡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通典包山一名夫椒山即西洞庭山也今在江南蘇州府吳縣西南　會稽杜注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水經注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茅山又曰棟山周禮所謂揚州之鎮也在今紹興府會稽縣東南十二里　虞杜注梁國有虞縣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南三里有故虞城本舊縣址古虞國也　綸杜注虞邑今虞城縣東南三十五里有故綸城是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郊牛下穀有角字）

穀梁此該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彊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免卜牛也巳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甞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

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胡傳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諒隂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此定禮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於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寛容心哉因事而書

以誌其失爲後世戒
其垂訓之義大矣

集説 高氏閌曰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違天也雖改卜牛猶非郊時況公斬然在衰絰之中輒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 李氏廉曰春秋書郊止此故穀梁於此備言之其義有得有失 汪氏克寛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禮釋凶服而從吉則爲不孝於親矧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歲事則爲不敬於天一舉而犯三不韙焉春秋書郊之失禮未有甚於此者也宣三年匡王未葬而不郊猶三望雖曰廢郊其罪與定公等爾

附錄 左傳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

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棘蒲晉地今趙州城中有棘蒲社

集說許氏翰曰晉為霸主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列國之無霸也楚得專封王道

盡矣晉受衆伐霸統亡矣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高氏閌曰五氏垂葭之役聖人書次以存晉晉至是益衰聖人不復以盟主待之矣以傳考之魯及鮮虞之師在焉春秋以齊衛首惡故沒魯而略鮮虞也蓋晉自召陵之役不能得楚而蔡昭公以吳子勝於是齊衛鄭背之已而戎睦齊鄭宋人效之俱叛晉者也文公之業掃地盡矣至於黄池之會吳人爭長雖欲爲成景悼厲之世且不可得矣悲夫　陳氏傅良曰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於牽帥狄師襲晉戰於絳中猶不書也諸侯之無霸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爲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霸者亦齊鄭宋魯衛爲之也　家氏鉉翁曰據傳救范中行也齊景公輔范中行以抗君獎衛輒以捍父所謂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者也　李氏康曰自晉文興伯以來

除秦晉之爭外與國伐晉者止三文元年衛人伐晉襄二十四年齊侯伐衛遂伐晉雖一時諸侯之玩伯然春秋於衛書人於齊書遂尚未絶晉也至是而直書二國伐晉晉無異於列國矣故此條陳氏許氏得之

之汪氏克寛曰前此齊衛五氏之次伐夷儀垂葭之次伐河内蓋皆遣偏師伐晉而二君次止為之援春秋皆不書伐非諱之也二君實未嘗親帥師以攻晉但頓兵次止以觀其可攻與否故皆書次以著其無名妄動之罪今此並書齊侯衛侯而以伐晉為文者著伯統之絶而受諸侯之兵且誅齊衛之黨叛臣而陵霸國也夫范中行晉之卿也卿叛而不能制豈足為諸侯盟主乎無惑乎齊衛之同伐矣然天下之惡一也不令之臣實人人之所同惡今乃棄君助臣不亦傎乎書曰齊侯衛侯伐晉交貶之也自是晉不復能有為又十三年吳人主會於黃池而春秋終矣

附錄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集說高氏閌曰觀定公之末邾之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今適年而遽伐之蓋魯人謀邾利取

其田不復知有禮義也　黄氏仲炎曰邾子方朝魯又奔魯喪所以奉魯者至矣無故而伐之何哉蓋亂世之人行如禽獸弱之肉彊之食也　趙氏鵬飛曰定公之世撫邾為厚自拔之盟疆場寧謐未嘗以一兵相遺也邾亦事魯為勤會公于比蒲朝公於魯定公之薨訃及其庭側㞋而奔喪其亦腆矣邾魯之好實出定公之志諸大夫不欲也故公未瞑目而城漆哀公即位席未即溫而仲孫何忌伐邾何先君撫之厚而嗣君虐之速哉非公意也諸大夫之意也明年三大夫並出而取其田終哀公之世虐之無所不至邾何負於魯哉以邾適於魯利其土地也　家氏鉉翁曰定公之薨邾子奔喪戚死者以感動生者冀其不為侵暴爾曾幾何日何忌以兵伐之自是三家更將迭出殆無虛歲皆季氏利邾之土彊期盡乃已仲與叔羽翼之也

附錄左傳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戊申敬王二十七年

二年 晉定十九年齊景五十五年衛靈四十二年蔡昭二十六年鄭聲八年曹陽九年陳閔九年杞僖十三年宋景二十四年秦惠八年楚昭二十三年吳夫差三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漷火號反又音郭　書盟止此　句繹杜注邾地應在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境

左傳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絞 杜注邾邑當在兗州府滕縣境

穀梁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所得也

胡傳曷爲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竝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彊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爲乎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彊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集說石氏介曰定哀之世吳楚爭彊越又寖起諸侯見伐者數四也晉衛齊又數侵伐魯既叛晉又

結怨於齊所與厚者邾滕杞而已魯公之立邾未嘗廢朝覲未嘗無會而前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今又三大夫取其田要之盟又四年而公又親入以其君來此邾人所以弗堪致吳之伐我齊取我田也內之惡見矣時政皆在三子不由公出　師氏協曰前此未嘗取邾田自漷水矣今又取其漷東之田猶以為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於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區區之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之邑三取其田時無王霸彊陵弱之亂至於如此　高氏閌曰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非能行禮也知三家者欲并其地故事魯不敢不恭然卒不免故元年伐邾至是三卿同伐而取漷沂之田入春秋未有伐國取田者也　陳氏傅良曰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七年鄫行盟吳不書八年萊門盟吳不書甚者十二年會於鄖雖三國盟亦不書　家氏鉉翁曰三卿自將不假他族為帥兵皆其兵將皆其將國愈

不可為矣書取漷東田及沂西田著魯人逐利而不知止也三家俱出二氏獨盟見季氏滅邾乃已此春秋所以誅也　鄭氏玉曰季氏志在滅邾二田不足克其欲故以田與叔仲使二氏與邾盟季氏不盟者一則不屑與盟以示其汰二則包藏禍心欲入邾而未肯盟也　汪氏克寬曰內臣竝使始於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之如齊而未嘗竝將也內臣竝將始於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之戰鞌而未嘗竝會也內臣竝會始於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之會吳而未嘗竝盟也今此三卿竝將以伐國取地二卿又竝盟他國之君是魯之諸卿與列國諸侯無異大夫之彊僭極於此時矣前此昭十一年仲孫貜嘗盟邾子而非魯志也定三年何忌盟拔雖魯之志而一卿獨盟之耳今三卿以兵攻之奪取其地而二卿又脅之以盟陵弱之暴豈不太甚乎盟蔑與句繹為春秋書盟之始終於此可以考世變矣

郝氏敬曰季孫不盟志
未厭也明年遂復圖邾

案邾者魯之附庸最近且親不待講好修睦而自有
一體之誼此而疑貳則天下之邦交其何禮義忠信
之有故春秋書盟始
於蔑而終於句繹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
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
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
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
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
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集說季氏本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主廢不立盜殺
其兄家政不修妻逐其子事無名而興遠役行

無信而名敵兵不亡幸矣　王氏樵曰甚矣衛靈公之惛也彼不恥名宗朝固不難逐蒯瞶也蒯瞶之奔於今四年惟罪狀未明故太子之位猶未絶而所欲立者猶未定也死而乃以遺命立郢宜郢之不肯居而後日蒯瞶與輒之爭有所藉口也非靈公之罪而何哉

滕子來朝　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

集說　汪氏克寛曰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自襄六年成公朝魯三十一年會葬定十五年頃公再會葬至是復朝不朝之中七十有三年矣諸國之朝滕杞曹邾居多杞之朝七而止於成十八年曹之朝五而止於襄二十一年小邾之朝亦五而止於昭十七年邾之朝七而止於定十五年滕之朝五始於隱十一年而止於是年滕與魯皆侯國而自隱至哀栖栖於兩觀之間蓋微弱甚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胡傳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爲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

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集說 孫氏復曰夏四月衛靈公卒衛人立輒輒者蒯聵之子也故晉趙鞅帥師納蒯聵於戚其言于戚者為輒所拒不得入於衛也案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靈公既卒輒又已立猶稱曩日之世子蒯聵當嗣惡輒貪國叛父逆亂人理以滅天性孔子正其名而書之也 劉氏敞曰公羊曰曷為不書入於衛何休曰據弗克納言於邾婁非也彼以弗克納故得言於邾婁耳此但得入戚未得入衛故不得言衛亦其理自然何以見父得有子子爭凡父得有子子不得有父其言則是也其於說經則非也 陳氏傅

良曰于戚内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六年而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　黄氏仲炎曰衛世子蒯聵得罪於父靈公以出被天下不孝之名不能為申生之死幸其父没入其國以爭君位是蒯聵之無父也輒蒯聵之子也父逐於外不能號慕毀瘠以感動王父而復之位王父死而已立曾不以父亡未復爲辭及蒯聵求入輒拒而不受甚者以兵圍之是輒之無父又甚於蒯聵也父子天性而絶滅至此其與梟獍奚别哉故春秋備書蒯聵求納衛師圍戚之事以著父子相戕之禍爲後世戒明矣

李氏廉曰程子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父而不與其國爲輒計者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自從父則義矣公穀王父命之說非是此説得之大抵蒯聵父子一段胡氏圍戚下一條説極正但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使聵果有殺母之事則罪在必誅天地所不容不論靈公有命無命決無得

國之理亦何必曲折如此　郤氏寶曰輒有父聵亦有父以位則聵以命則郢輒之拒聵吁其甚哉聵之殺母其將乎未可知也父喪不哀而惟位之利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聵無父輒亦無父　王氏樵曰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大臣與國人請於天王方伯斷以大義擇其所立則可輒與國人據國拒父則胥於亂矣故書帥師書納于戚見其見敵於衛亦以著輒與國人之罪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公作栗又作秩

左傳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

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

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絶

鐵上杜注鐵丘名在戚城南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北有戚城其南爲王合里即鐵丘也

集說家氏鉉翁曰鞅圍范中行鄭罕達以師救之鞅爲主達來戰客也書及所以辨主客謂鞅爲兵

首而書及其不然鄭晉國盛時兵行天下莫之敢攖令鄭人以偏師至幸而勝之書晉鞅帥師及鄭達帥師戰言其敵也卑晉而罪鄭也　李氏廉曰春秋舍齊秦楚外無能與晉戰者蓋無能與晉敵也今以蕞爾之鄭而晉趙鞅及之戰雖勝不武矣書而夷晉於列國也況趙鞅既勝而爭功故羣下皆自伐其不復振也宜哉　汪氏克寛曰鄭之黨叛人固罪也然鞅不思所以致亂者已實為之苟能引咎責躬改過遷善返國權於其君修明政事復興伯業則諸侯畏之范中行將覆亡是懼焉敢怙亂今乃納蒯聵而見拒於衛遇鄭師而震慄失措既而幸勝且以為功相與矜夸不思黷武勤民構怨與國以力勝人奚足恃乎

春秋以趙鞅主乎是戰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

王氏樵曰皆言帥師其衆敵也戰而書及以主及客也鄭黨叛人趙鞅以亂禦亂故春秋以趙鞅主乎是戰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集説　范氏甯曰七月而葬蒯聵之亂故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書遷止此）

左傳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説哭而遷墓冬蔡遷於州來

胡傳　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於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説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於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於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

居至於丁寧反覆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於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誆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於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集說許氏翰曰蔡悔請遷及吳師入而委罪於駟焉稱國以殺殺無罪也聖人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而況於國乎故蔡自殺公子駟上下危疑遂以禍敗　高氏閌曰初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蔡叔以叛被誅成王復以封其子及平侯卒徙於新蔡至昭侯乃徙九江下蔡即州來是也　姚氏舜牧曰蔡初不自量受命於楚而背楚既不自安請遷於吳而誆吳及其事急殺執政以為解其何以令一國哉經

書蔡遷于州來不與其能遷也書殺大夫公子駟不與其能殺也

己酉 敬王二十八年 三年 晉定二十年齊景五十六年衛出公輒元年蔡昭二十七年鄭聲九年曹陽十年陳閔十年杞僖十四年宋景二十五年秦惠九年楚昭二十四年吳夫差四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

穀梁 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

胡傳 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以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故冉有謂子貢

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

集說 范氏甯曰江熙曰國夏首兵則應言衛戚今不言者辟子有父也子有父者戚繫衛則為大夫屬於衛子圍父者謂人倫之道絶故以齊首之 陳氏岳曰先國夏後曼姑是聖人惡其不義以齊為兵首 劉氏敞曰春秋抑曼姑於齊以明臣之不可侵其君離戚於衛以明子之不可加其父一言而君臣父子之道正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故為曼姑之義宜明言於其君曰子無討父之道臣不足為

三軍將也輒之義亦宜明言於其國曰臣無乘君之禮我不可為千乘主也若是上讓下競而兵偃不用矣又何其紛紛哉故昔者子路問於仲尼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所謂正名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輒與曼姑之事也不其然歟　許氏翰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不伯而將有亂也　高氏閌曰曼姑為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齊國夏帥師助之故為惡首齊與晉為讎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之所以助輒也　薛氏季宣曰佐人之子攻人之父齊之罪有浮於衛也　黄氏仲炎曰齊景公為衛輒圍蒯聵於戚蓋助逆子以圍父也無父子之義矣　鄭氏玉曰蒯聵無弒母之事輒迎而立之有弒母之事輒當致國於公子之賢者以身從父可也豈有據國拒父者乎　李氏廉曰衛

石曼姑圍戚與宋華元圍宋彭城相對然宋事以晉首兵者善晉之討逆也衛事以齊首兵者不以子圍父也彭城書宋者正彭城歸於宋也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　汪氏克寛曰公羊以圍戚為伯討然則曷為不書圍衛戚與宋彭城比乎又云輒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是不以家事辭王事豈可逆父子之倫而可謂之王法乎禮記子弒父凡在宫者殺無赦説之者曰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弒父之人蓋子弒父而其子殺之殺之者之子又將得而殺之是聖人之法教人以父子相殘也豈理也哉唐李存孝以克用養子叛其父而請命於朝廷先儒以為不可受蓋知春秋貶國夏之義矣

案公羊以輒為可立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胡傳辨之以為輒未受靈公之命二説皆非也即使受靈公之命便可拒蒯聵而不容其入乎胡氏又謂輒辭位避父則衛之臣子當拒蒯聵而輔之尤為悖理輔其

子而拒其父天下安有無父之國哉輒辭位而為臣子者輔輒以正其位可也輒避父而為臣子者稱兵以拒其父不可也令故刪節胡傳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丈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

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公羊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胡傳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毁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

集說杜氏預曰桓僖親盡而廟不毁宜為天所災故孔子聞火知其必桓僖　孫氏覺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禮矣　高氏閌曰諸侯五

廟親盡則毀桓僖不毀三家者存之僭天子也聖人因其災而竝錄之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　黄氏仲炎曰桓親盡而廟不毀者蓋三桓私於其祖也僖亦親盡也僖何以不毀以其存桓不得不存僖也故春秋因二宮之災以著三家之非禮焉爾　家氏鉉翁曰季氏悖禮僭上罪不勝誅故天災桓僖廟以示警戒　李氏廉曰左氏載此年救火之事如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此亦見魯為儒書之國　汪氏克寬曰家語記孔子對陳侯之言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蓋桓公簒立無功德可言季氏存桓僖初非以其有功德實所以隆私恩焉耳又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先王廟災曰此必僖王之廟今考景王之時上距僖王已八世僖王在位日淺亦無功德可稱其廟亦在當

毀故天災及之與魯桓僖之廟災無以異也然晉之悼公朝於武宮晉頃公時獻俘於文宮則當時諸侯之祖廟親盡而不毀者無國無之故春秋特書桓僖災以示戒歟　季氏本曰二宮之災公羊以為復立非也若復立當如雉門兩觀書新作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公作開　啓陽杜注琅邪開陽縣今山東沂州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本鄅國後屬魯名啓陽也

集說　杜氏預曰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　許氏翰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未務此魯之季世也　季氏本曰啓陽故鄅國也昭十八年邾人襲鄅鄅子從帑於邾其地在邾東鄅則近於費魯既取漷東沂西田邾人不得不

以啓陽讙魯矣故城之季孫以叔孫附已故與同城而地則季孫得之

宋樂髡帥師伐曹

集說 許氏翰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好彊國不修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伯陽歸 高氏閌曰曹本屬宋既而叛之 薛氏季宣曰討樂大心之亂也 李氏廉曰此蓋曹公孫彊為政之時也季氏本曰曹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有亂故且從齊盟未暇致討今聞齊景耄而無畏於齊修曹之怨也

附錄左傳 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

弘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名正常正常不反

集說李氏廉曰朱子曰康子奪嫡即此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集說杜氏預曰公子駟之黨　高氏閌曰放大夫者國也而稱人衆人逐之也其放之于吳名亂之道也厥後蔡亂以公孫氏豈獵之黨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集說許氏翰曰句繹之盟踰年而渝之師圍其國雖云邾政不修有以致寇魯之棄信亦已甚矣

趙氏鵬飛曰前年伐其國奪其地盟其君今又圍邾邾何慊於魯哉虐邾甚矣　李氏康曰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伐取漷沂田受繹盟猶不免圍不至於以邾子益來不止也小國困於水火甚矣諸侯無伯宜哉

附錄左傳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

庚戌敬王二十九年 **四年** 晉定二十一年齊景五十七年衛出二年蔡昭二十八年鄭聲十年曹陽十一年陳閔十一年杞僖十五年宋景二十六年秦悼公元年楚昭二十五年吳夫差五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二月公作三月殺公穀作弑

左傳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集說 孔氏穎達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蔡世家云文侯申生景侯固固生靈侯般般生隱大子令昭侯申是隱大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計昭侯是文侯玄孫乃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事神二申

必有誤者俱是經文未知孰是又曰公孫辰公孫姓公孫霍雖竝是弒君之黨而非弒君之首首是公孫翩翩賊故稱盜不言弒其君者賤此盜也盜賊不得有其君故以盜為文不得言弒其君 石氏介曰一國之君行有軍從居有衛兵而為賊所殺蔡之無臣子甚矣 劉氏敞曰穀梁曰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非也盜即微者爾辟稱人故云盜也 杜氏謂曰蔡侯為一國之君不能自正而為賤者所殺其貶可知也 趙氏鵬飛曰宣十七年書蔡侯申卒葬蔡文公自文至是纔五世不宜與五世祖同其名傳者誤也闔弒吳子書弒而此書殺闔盜均臣吳子蔡侯均君也不宜彼書弒而此書殺亦字誤矣要之百千歲後更篆為隸更隸為楷不能無誤也因其誤而為之說則鑿矣然蔡侯一國之君而盜得殺之蔡亦有臣子乎春秋書之以責臣子更弒為殺非義也蔡侯申既誤則以弒為殺其誤可知矣 家氏鉉翁曰弒

蔡侯者公孫翩非賊者而書盜討之也弒其君以求説於楚是盜也首惡者不名亂黨衆不容悉書槩目之曰盜也　季氏本曰殺公穀作弒是也　王氏樵曰穀梁所謂不以上下道道者如閽不得君其君之比則可也稱盜者直言其人盜賊耳非不以上下道道而然也稱盜殺者以千乘之君為盜所殺欲以見義故不言弒亦非內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道道也張洽謂弒者積漸之名蔡昭不道上得罪於大國下無道於其民忠謀不用無罪見殺故翩之事成於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獨夫也此說尤穿鑿昭侯蓋亦足哀耳何試之深乎盜賊之名一也穀梁有三盜之說亦非也公羊以賊乎賊者為罪人亦無據

案杜氏預以稱盜為賤孔氏穎達暢言之石氏介謂蔡無臣子家氏鉉翁謂亂黨衆不容悉書皆是也胡

傳專責蔡侯而於殺君者有恕辭不可以訓故删之

蔡公孫辰出奔吴

集說陳氏傅良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吴則辰與聞乎殺矣　李氏本曰蔡昭侯之弒辰為正卿必蹤跡可疑者也故奔吴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集說許氏翰曰天下無霸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　趙氏鵬飛曰小邾子固微爾微國必不敢犯宋宋執之非罪也書人以執其貶可知　李氏廉曰伐曹執邾之役蓋齊景圖霸無成

而宋亦有志於爭權也當合宋襄執滕用鄫子圍曹
等看　汪氏克寬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不稱名無
罪也以私怨擅執小國之君
又不歸諸京師其罪大矣

晉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作曼音蠻書執止此

左傳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
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
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
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
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
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
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

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負函杜注楚地當在今信陽州 繒關杜注楚地梁霍杜注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邑 陰地杜注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 豐杜注楚邑析南有豐鄉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南有豐鄉城其地與鄖陽相接 析杜注楚邑析縣屬南鄉郡今淅川縣及內鄉縣之西北境皆析地也 菟和杜注菟和山在上洛東今陝西西安府商州東有菟和山通襄漢之道 倉野杜注在上洛縣今商州東南有倉野聚 少習杜注商縣武關也武關在今西安府商州東少習山下故亦名曰少習 三戶杜注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漢桓帝河間孝王子博封三戶亭侯即此

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南有三戶城

公羊　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胡傳　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集說　陳氏岳曰霸主執列國之君歸於京師正也今執而與楚宜書如曹伯畀宋人乃書與歸于京師文無異是責晉不當執不宜歸于楚而歸于楚明矣　高氏閌曰諸侯有罪方伯請命於天子問罪然後執而歸諸京師正也不請王命而執之歸于京師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其罪為輕若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執諸侯畀諸侯其罪已重今晉為列國盟主而執戎蠻子歸于楚以君臣言則楚為君矣以

彊弱言則楚為伯矣　家氏鉉翁曰戎蠻雖適於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乘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於是自拔歸晉晉人偶畏楚之盛彊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晉之罪大矣故書人以貶之李氏本曰蠻為楚所陵自拔投晉晉反助楚為虐

人誰賴之

城西郛

集說杜氏預曰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步各切公作蒲

公羊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

書記災也

穀梁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集說杜氏預曰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楊氏士勛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彼謂天子諸侯之正社稷受霜露者周禮又云決陰事於亳社明不與正同處明一在西一在東故左氏曰間於兩社為公室輔是也　程子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魯有亳社災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也

家氏鉉翁曰或曰此周之亳社災為天下記異亦通　汪氏克寬曰亡國之社災戒魯之危亡也七年左

傳云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則新作亳社之屋可知矣不書新作亳社者以其當作故不志也　邵氏寶曰湯作夏社為後戒也周存亳社其猶湯之志歟凡都邑皆有之蓋舊社云爾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集說　汪氏克寬曰在位二十三年子虞毋嗣是為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集說　高氏閌曰國亂故緩

葬滕頃公

附錄左傳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

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

臨杜注晉邑今直隸真定府臨城縣東有臨城故城春秋晉臨邑漢之房子縣也　欒杜注晉地在趙國平棘縣西北今欒城縣及趙州北境皆古欒邑地屬直隸真定府　鄗杜注晉邑即高邑縣也今真定府柏鄉縣北故城鎮即故鄗城地晉高邑也　逆畤杜注晉地水經注濡水回湍曲復亦謂之曲逆水春秋齊國夏伐晉取曲逆是也酈道元以逆畤為曲逆矣今曲逆故城在直隸保定府完縣東南二十里　壺口杜注晉地潞縣東有壺口關在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東北大行山口俗名吾兒峪是也　柏人杜注晉邑趙國柏人縣也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西有柏人故城

辛亥敬王三十年

五年

晉定二十二年齊景五十八年衛出三年蔡成公朔元年鄭聲十一年曹陽十二年陳閔十二年杞僖十六年宋景二十七年秦悼二年楚昭二十六年吳夫差六年

春城毗

毗頻夷反公作比又作芘

集說杜氏預曰備晉也不能親仁善鄰鎮撫師氏協曰魯以千乘之國民庶既無威彊之可畏又無德禮之可懷乃區區奪民力以興土功故往年城莒父及霄又城啓陽又城毗六年又城邾瑕一叛於晉而畏懾自倫之不暇又安能為國而無弊邪湛氏若水曰書春城毗譏不時也不宜城也夫禮義惟城而金湯不與焉魯助晉叛人以啓晉釁可謂墮禮義之大閑而乃屢城以自救焉末矣豈其時乎豈其宜乎

夏齊侯伐宋

集說高氏閌曰齊之伐宋所以圖霸也　王氏貫道曰齊方挾諸侯以伐晉而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欲爭伯也故齊侯伐宋　汪氏克寛曰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距此六年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興師以伐宋豈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恃彊陵弱故討是討之以圖霸歟然景公內不能正其國區區脅制以爭伯權是以鄭衛魯宋雖從之而不心服也老將衰而耄及之猶不知省無何身歿子弒卒以國與陳氏公孫丑稱晏子以其君顯抑末矣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

而雠乎對曰私雠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集說杜氏預曰衛助范氏故也 家氏鉉翁曰輒以子拒父齊國夏為之圍戚逆也蒯聵以父伐子晉趙鞅為之伐衛其順矣乎吁齊固失矣晉亦未為得也晉人倘欲修明霸業陳大義以示天下當請之天王召諸侯伐衛執輒歸諸京師命公子郢而立之然後於義為允若私於蒯聵必求其入亦非春秋所許也況實以范氏之故而納蒯聵以為名乎 卓氏爾康曰是時齊與晉爭伯而列國諸侯堅於黨齊者衛鄭耳荀寅士吉射乃趙鞅之雠衛故庇之鞅度齊兵力彊盛未可與爭寅射附衛未可猝動於是計納蒯聵以為衛主是將制其心腹掣其肘腋一舉兩得耳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臼作杵處公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萊杜注齊東鄙邑今山東登州府黄縣東南有萊子城是也

集說張氏洽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説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大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

君卒致死肉未寒子弑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弑簡公而移其社稷豈不為無遠慮者之戒歟　家氏鉉翁曰景公行事無一可稱彼謂晏子以其君顯殆不然歟

冬叔還如齊還音旋

集說高氏閌曰使卿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畧也

穀梁不正其閏也

集說徐氏彥曰鄭志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

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畧也此二傳義反於禮斷之何荅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於數也然則鄭氏之意以為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若穀梁之意以為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　陳氏岳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苟以閏數則二年之内已有二十五月安得謂之三年歟苟以閏數而書則諸書崩薨卒葬皆宜書矣奚獨斯也　孫氏復曰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閏者惟文六年不告月此年葬齊景公爾皆譏其變常也且三年之喪練祥各有其月此非禮可知　劉氏敞曰葬之為事以月斷者也以閏數宜矣何謂不正乎　蘇氏轍曰春秋不書閏月此其書閏何也喪事不數閏譏其以閏月葬也　趙氏鵬飛曰喪以年計者言期而不言閏以月計者閏亦月也安得不計　王

氏樵曰案成六年穀梁傳云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穀梁之意以為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與公羊不同公羊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以月斷則得數閏是以葬亦數閏以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亦數月故也如穀梁之說是此葬齊景公自九月併理閏月為五月而葬失喪事不數之義春秋譏之故曰不正其閏也

案數閏不數閏之説公穀二傳不同主公羊者劉氏敞趙氏鵬飛也主穀梁者陳氏岳孫氏復也徐氏彥王氏樵兩用之今並存以俟考

附錄左傳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壬敬王三年晉定二十三年齊安孺子荼元年衛出公十一年六年四年蔡成二年鄭聲十二年曹陽十三年陳閔十三年杞僖十七年宋景二十八年秦悼三年楚昭二十七年吴夫差七年

春城邾瑕瑕公作葭　書城止此　邾瑕杜注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今在濟寧州南十里

集說許氏翰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然使魯能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自守而已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

荐數如此後雖城邑不復志矣　高氏閌曰瑕邾邑魯未嘗取於邾而遠城之見魯之迫邾也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邾益微弱魯以不義彊城之也聖人因其城而繫之邾邾者不與魯之擅并人土也　汪氏克寛曰邾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魯取不書恐如杞成之不見於經耳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 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集說 薛氏季宣曰昭十二年楚人伐徐之歲楚虔方熾而書晉伐鮮虞十五年楚寇少安不能輯睦中夏而荀吳伐之定四年召陵罷會楚有可乘之機而士鞅及衛孔圉伐鮮虞五年吳方入郢士鞅又伐鮮虞於是盡失諸侯又有趙鞅之伐則晉伯業之衰皆由陪臣封殖貪伐鮮虞故也

吳伐陳

左傳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

集說 高氏閌曰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陳修怨也陳

自是與
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集說許氏翰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弒君之謀得肆矣　陳氏傅良曰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弒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弒其君荼聖人之垂誡深矣　張氏洽曰高國為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書奔以罪其不忠也　家氏鉉翁曰景公放逐長子而樹孽子國高受託孤之寄景公葬甫歷時而亂作又不能以死奉荼曾荀息之不若名而奔之所以誅也　王氏樵曰棄世子國之本也大臣國之榦也齊景公廢長立少輕其國本屬諸高國既愚且懦故陳乞逐之如振槁葉而弒君立君皆在其手莫或敢難使景公早定樹子擇任忠賢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雖百陳氏豈能盜其國哉春秋書齊國夏高張來奔於前陳乞弒其君荼於後其以為輕其國本託國非人之戒者至明切矣

叔還會吳于柤

集說許氏翰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　李氏廉曰春秋之末臣與吳會者二然後有黃池之兩伯魯不得不任其責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

曰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馬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大冥杜注陳地當在陳州項城縣境

集說 家氏鉉翁曰楚昭敗而知懼是以不亡 李氏廉曰左傳載楚昭有死雠之志及其命公子啓為王與不肯移禍於令尹司馬等亦足見昭王之賢又載子西子期子閭之讓國不立亦足見三子之賢

故楚不終衰又曰楚子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也此足以證諸侯不當三望之事

附録左傳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荼音徒又丈加反公作舍

左傳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

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駘杜注齊邑 殳冒淳杜注地名路史殳成國一名冒澤

公羊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

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

胡傳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簒荼而自立是自絶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

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弒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僭不得已逡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集說杜氏預曰弒荼者朱毛與陽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弒主　劉氏敞曰公羊曰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諼也非也如公羊之說陽生本正與商人相似弒而代立與商

人相似陽生讓而弑之商人亦讓而弑之所以讓之雖殊所以爲讓則同今何故陽生商人乖異若此哉公羊本欲引商人以求與之合而事同文别反更大繆乃知例苟不通者雖曲説愈謬也何休以爲不舉陽生弑者讓成於乞然則是公子比之類也公子比棄疾宜效死勿聽故坐弑君陽生亦宜效死勿聽者也亦當坐弑君公子比首惡陽生不蒙首惡何哉又曰穀梁曰陽生正荼不正然而荼受命陽生不受命如此陽生得罪於先君荼乃其君也弑先君所命是則弑其君矣又何云不以陽生君荼乎假令先君廢陽生爲非義自可聽天子伯主治之耳今至躬弑其君春秋猶説其罪以與陳乞何哉且令陳乞無預陽生之事春秋又將彊委一卿以弑君之罪乎要之陳乞主陽生而弑荼可知也　孫氏覺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弑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弑陳乞爲之加陽生弑君

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 程子曰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高氏閌曰春秋書弒君之賊雖其人不自為必以禍所從發為主所以誅其意也又曰觀從召公子比而虔死陳乞召陽生而荼死乞蒙弒君之惡而從乃委罪公子比何也從陪臣也能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比以衆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弒之也乞大臣也齊已有君而又外求陽生陽生雖入而不能自定其位乞以彊立之而不顧其君是乞弒之也從雖召比然公子有三焉比不自立可也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為君則孺子荼何所置哉故春秋別嫌明微不以其迹而同其誅也

陳氏傅良曰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則喜為衛侯弒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為陽生弒也荼之弒得國者陽生也曷為不以罪齊無知者罪陽生於是齊政由陳氏矣彼陽生者亡公

子而已乞不有無君之心則陽生為僇矣　張氏洽曰春秋譏景公之廢長立幼而不稱公子陽生何也人君立子而不以正者皆徒設此心兩棄之也故凡當然而君父處之不以其道者君子不立乎其位伯夷叔齊寧他人有之而不敢當春秋豈敢遂子之以公子而正名之哉　家氏鉉翁曰陽生之入與小白書入同然小白之入齊無君也陽生之入齊有君矣荼弑在陽生既入之後然其謀實定於陽生未入之前不與小白同也晉獻公殺世子而立嬖妾之子其事與此畧相似荼則卓也陽生則夷吾也陳乞則里克也然夷吾不預殺而陽生實預於殺則陽生又不得與夷吾同也且弑荼立陽生乃乞之本謀故專罪陳乞陽生於諸子為長以序當立景公黜長立幼以是召亂春秋不坐陽生以首惡之罪示人君立子以長不以愛其寓戒之意深矣　李氏廉曰此條公羊當國之說非是至其載陳乞本末獨詳於左氏有以

知春秋罪乞之大意則胡氏詳矣蓋當廢立之際大臣當據經守正守死不回然後可不然必陷於大惡里克陳乞事正同　卓氏爾康曰書齊陽生入于齊上文無所蒙下不言歸不言齊陽生將不知其為何國公子也非以其當有國而繫之齊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集說高氏閌曰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用兵於邾積明年入邾之亂　趙氏鵬飛曰既城瑕矣邾何恃哉宜乎伐邾之必克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集說高氏閌曰樂髡伐之猶未服且為入曹起也

癸丑敬王三十二年 **七年** 晉定二十四年齊悼公陽生元年衛出五年蔡成三年鄭聲十三年曹陽十四年陳閔十四年杞僖十八年宋景二十九年秦悼四年楚惠王章元年吳夫差八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瑗于眷反

左傳 七年春宋師侵鄭

集說 高氏閌曰不務德而加兵於人故書侵 張氏洽曰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家氏鉉翁曰宋連歲有事於曹意鄭為援而侵之也 李氏廉曰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為晉討鄭乎左氏非 汪氏克寬曰老丘敗在定十五年是後九年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取宋師于嵒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曼音萬

左傳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集說 杜氏預曰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高氏閌曰衛輒拒其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於衛故書侵

夏公會吳于鄫 鄫穀作繒

左傳 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

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

集說　高氏閌曰吳欲霸諸侯魯先往會之　張氏洽曰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日也　家氏鉉翁曰晉衰而即齊景死而事吳趨利棄信春秋所惡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

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吴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邾吴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吴曰魯弱晉而遠吴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吴子從之

范門杜注邾郭門也　茅杜注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在今山東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繹杜注邾山也在鄒縣北郭璞曰繹山純石積構連屬如繹絲然今嶧山一名邾嶧山在鄒縣東南二十里蓋古時縣治在山南而今徙於山北也　負瑕杜注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西二十五里

集說趙氏匡曰穀梁曰其言來者外魯之辭子謂來者至內之辭也何外之有如紀伯姬來豈是外魯乎　陳氏岳曰交陣而獲其君則曰獲入國滅國而以其君歸則曰以書於諸侯則曰歸於魯則曰來　劉氏敞曰伐國而克此衆人之所禱祠而求玉帛而賀者也而君子諱之諱之不敢多其功不敢享其名非惡功名也功不可謂而名不可傳也其事好還是以明年而吳伐我魯之存者幸而已矣且吳之疆

不能以是行於楚魯之弱顧能以是行於邾乎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此之謂也公羊云內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邾魯相近故初秋伐之八月又入之此自兩事理當竝書無取於內辭也入邾婁使若他人猶可諉以邾婁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乎又曰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亦非也諸侯擅入人之國為大惡可矣戰而獲人獲者則大惡矣獲之者豈可同其科哉又此自入而以歸不得以獲解也穀梁曰其言來者外魯之辭非也春秋褒善貶惡直書入邾又言以邾子益來於君親之過而無所隱義已足矣豈以一失之故遂外其君乎且令春秋不外其君則當曰以邾子益歸乎夫歸可施於人不可施於我來可施於我不可施於人詳於此之意者可以知春秋之文矣　蘇氏轍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言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為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在外曰以歸在內

曰以來內外之別也　薛氏季宣曰伐邾本三家而公自為之不得已也公內迫於三家三家歸過於上也　王氏樵曰案伐邾者三家也公雖在行而無與於其事獲則三家享其利討則公受其惡春秋以諱不在公是以直書而不諱也舊說諱為隱其惡若隱其惡何名為直筆乎蓋諱避之也避其名而避其辭以示尊敬也今言他人之過也否罪戾死喪恥辱則正言之至於所尊所敬則婉順言之此人之情春秋之義也魯自作三軍分公室而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權不在公也蒐于紅不書公兵不在公也襄公還自楚聞季氏取卞至於欲適諸侯地不在公也故納叛人叛邑凡內惡悉書而不諱矣以諱不在公也

胡氏謂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其義迂矣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黍丘杜注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案下邑即今之夏邑也屬河南歸德府黍丘亭在縣西南　揖丘當在今曹縣界　大城當在今曹州界　鍾當在今定陶縣界　邘當在今定陶縣界

集說高氏閌曰曹伯奸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故貶而人之苟將甲師

少豈能圍之乎 陳氏傅良曰書救曹何曹卒滅於宋也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以列國無霸而諸侯自相救也 家氏鉉翁曰列國無盟主諸侯擅侵伐更相吞噬不奪不饜春秋書宋圍曹罪宋也書鄭救曹與鄭也春秋與鄭之能救所以愧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 李氏康曰謝氏曰曹之病於宋久矣大國無一為之援而鄭能帥師救之善之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三十七

甲寅 敬王三十三年 **八年** 晉定二十五年 齊悼二年 衛出六年 蔡成四年 鄭聲十四年 曹陽十五年 陳閔十五年 杞僖十九年 宋景三十年 秦悼五年 楚惠二年 吳夫差九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集說 劉氏敞曰公羊曰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非也當此時魯人自救不暇豈有不救同姓之滅

春秋逐責之乎且責魯不救而諱曹之滅縱失宋公之惡茍責無罪之魯甚無理也　蘇氏轍曰此滅曹也書曰宋公入曹而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鄭氏玉曰宋公滅曹而經書入先儒以為力能救而不之救故不言滅信爾則救者之罪何責乎曹之過也或又謂滅者亡國之善辭曹亡與虞同故不書滅曹之與虞事既不同書法亦異難以例觀也或又以為曹亡春秋之終與滅國繼絶世夫子嘗有此言也於是曹不言滅其意蓋謂夫子至此不忍書滅也義失之巧詳考其義與公入邾以邾子益來同文然其既殺曹伯又無復曹之事亦不應以内辭書外事也入字疑誤　湛氏若水曰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罪滅國也入曹俘君不必言滅而實滅也

案虞不書滅者晉存其祀而不以滅告也宋之入曹或亦當然孟子時猶有曹交為曹君之弟則戰國之

世曹尚未亡蓋滅而復存如陳蔡許之類

吳伐我書伐我始此

左傳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馬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馬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馬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田馬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馬國人懼

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名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東陽杜注魯邑呂氏春秋夏孔甲遊於東陽即此也在兖州府費縣西南七里今名關陽鎮　五梧

杜注魯邑今費縣西有五梧城蠶室杜注魯邑
或曰今滕縣東三十里有蠶母山是也案春秋滕
不屬魯亦應在
費縣西北境

胡傳吳為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於城下經
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
郎直書不諱盟於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
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
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
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
遂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
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
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
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
以禮義自彊偷生惜死至於侵
削淩逼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集說孫氏復曰吳伐我以邾子益來故也直曰伐我者兵加於都城也　黄氏仲炎曰讀春秋而知魯之為國始末三變焉魯始受敵國之兵如戰于郎戰于奚而不言伐我四鄙者葢邊鄙有備敵至則戰故言戰不言其伐也觀左氏載奚之戰先是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以此知當時魯之邊鄙尚有素備也其後疆埸之備弛故敵兵得以乘之而春秋書曰伐我北鄙伐我西鄙然猶見鄰敵之寇止為邊患而不能直造其國也今哀公之世如受吳齊之師則又不復云伐我北鄙伐我西鄙而直言伐我者以見其直造於我國都也夫使敵兵得踰越邊鄙而直造其國都則其為國可知矣　家氏鉉翁曰吳伐我以救邾而書法無襃辭者春秋之貴救貴義也茅成子之請救於吳也動吳子以利吳子說於利而動是以率師造於魯之城下不責魯以存邾遽

受盟而返何救之足言其後吳責報於邾者不已執其君而擾亂其國存亡國者顧如是乎

李氏廉曰春秋伐我者必書四鄙不使難邇我國也獨此與明年國書伐我為特筆蓋曲在我也謝氏曰不至國都則書某鄙至國都則書伐我亦是又曰是時魯政雖陵無以為國然觀左氏所記盡忠死難之士皇多有之此所以為禮義之國歟公山不狃以叛亡之人而處心尚能如此賢於人遠矣孔子欲往豈無意夫

汪氏克寬曰哀公即位七年加兵於邾者五而且入其國俘其君自入春秋魯恃彊凌弱未有若是之甚也此年書吳伐我比事以觀則魯之受伐蓋有由矣前此書侵伐必言四鄙見魯之國都猶足為守也至於是年吳兵直抵魯之城下則魯之四境屏藩蕩然而國不足為國矣哀公之經兩書伐我若曰我能入邾吳能為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能興師而伐我雖據事直書而詳味書法亦有反己自咎之意焉

夏齊人取讙及闡闡尺善反公作僤後同闡杜注在東平剛縣北漢志剛縣故闡城今兗州府寧陽縣本魯闡邑地故剛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

穀梁惡內也

集說杜氏預曰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　陳氏岳曰凡用兵而取先書伐次書取不用兵而取弟書取　程子曰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民人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

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吴伐故賂齊以說之 家氏鉉翁曰公穀以齊為邾故取讙闡左氏則以季姬未歸故齊人來討觀齊之兵端當從二傳非以女故蓋齊取二邑要魯以存邾爾

案齊取讙闡公穀謂齊為邾故與左氏不同程子及家氏鉉翁皆主公穀於情事甚合然春秋事據左氏苟無大謬則存以俟考今故並錄三傳

附錄左傳 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 齊侯使如吴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吴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

穀梁益之名失國也

集說胡氏銓曰先書吳伐我又書齊取二邑然後書歸邾子于邾則是畏吳懼齊而歸之也　黄氏仲炎曰魯以不道肆虐於邾物極必反於是吳攻其國齊取其田不勝困挫乃始歸邾子于邾易所謂不威不懲者小人也哉

秋七月

附録左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賔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　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

潞杜注齊邑當在齊之郊外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過音戈

集說孔氏穎達曰世族譜云僖公過悼公曾孫桓公祖文公以昭六年卒父平公以昭二十四年卒悼公以定四年卒未應有曾孫可以授之國也杞世家僖公過是悼公之子疑譜誤

齊人歸讙及闡

左傳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集說汪氏克寬曰不言來者齊本取讙闡脅魯歸邾子今既歸邾子則齊遂所欲故歸讙闡非感於義而心悅誠服故不言來歸

案宣公賂齊感齊之德非齊脅之也故其歸言我此則取歸竝不言我不諱之中猶有諱焉

乙卯 敬王三十四年 九年 晉定二十六年齊悼三年衛出七年蔡成五年鄭聲十五年陳閔十六年杞閔公維元年宋景三十一年秦悼六年楚惠三年吳夫差十年

春

附錄左傳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王二月葬杞僖公

集說 季氏本曰三月而葬必有故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於勇反又於用反　雍丘杜注雍丘縣屬陳留郡

雍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治

左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郲張與鄭羅歸

公羊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穀梁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

集說杜氏預曰左傳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　許氏翰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

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黄氏仲炎曰取鄭師者盡俘以歸掩為己有也不言敗言取敗可知矣　李氏廉曰胡氏左氏例覆而敗曰取悉虜而俘之曰取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春秋之末特書取師者二謝氏所謂著其禍之大者是也自定十五年老丘之役以來宋鄭結怨久矣故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師罕達悉力取嵒之師蓋不勝忿怨以至此也長平之坑所由來漸矣此當與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同看

夏楚人伐陳

左傳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集說李氏廉曰六年吳伐陳楚昭救之卒於城父不克而還則陳之即吳惟彊是從而已昭王旅卒

楚惠君臣不念陳之有德於楚也而亟伐之此春秋所以以救予吳也歟　汪氏克寬曰陳之為國屢滅於楚而僅存者也今而從吳亦以楚之屢伐而求以自託焉耳楚不思所以自反而憤陳之背巳攻之荐數而不已今年伐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陳之困於楚終春秋之世雖其力弗克自振而楚之暴横不道其罪蓋不可勝誅矣

秋宋公伐鄭

集說 汪氏克寬曰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憯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偏師再伐十二年向巢又伐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卓氏爾康曰宋景不自揣量妄圖與伯前年以曹伯陽歸而齊晉不加討則其志益驕且皇瑗又盡俘許瑕之師則視滅鄭不啻

入曹之易矣鄭非弱國豈肯遂為臣虜連年侵伐不能得志於鄭而喪師于嵒與雍丘之役得失相當兵驕者敗宋之謂也

附錄左傳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邗杜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

冬十月

附錄左傳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丙敬王三十年晉定二十七年齊悼四年衛出八年蔡長十五年成六年鄭聲十六年陳閔十七年杞閔二年宋景三十二年秦悼七年楚惠四年吳夫差十一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集說高氏閌曰先爲魯所俘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　陳氏傅良曰吳人討邾奉太子爲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是爲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自致之文書之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於鄎齊人弒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鄎杜注齊地

集説 杜氏預曰以疾赴故不書弒 孔氏穎達曰傳稱齊人弒悼公赴於師則陽生被弒矣而經書卒是以疾死赴也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傳稱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知此亦以疾死赴故不書弒也 吳氏澂曰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為弒爾 鄭氏玉曰經書卒而傳稱齊人弒悼公以赴於師蓋夫差怒齊之止吳師率四國之師以臨齊齊人恐懼無以為解而悼公適薨乃偽赴於

師若曰齊君得罪於吳國人已討之矣無辱諸侯之師吳師乃還史因其赴而書弒經考其事乃書卒也

王氏樵曰齊大國也止師小嫌也齊人何至遽弒其君以說乎以吳伐我且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而況齊乎故悼公之弒傳未可信信經可也

案陽生之死傳書弒而經書卒杜氏預謂以疾赴孔氏穎達引鄭伯髡頑為證於情事相合吳氏澂鄭氏玉王氏樵皆疑之謂齊為大國何至弒君以說乎亦是一說

夏宋人伐鄭

集說許氏翰曰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傳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犁杜注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或曰齊大夫隰氏之采邑也今濟南府臨邑縣西有漯陰故城本齊犁邑水經注漯水逕漯陰縣故城北縣故犁邑今巨漯亭是也 轅杜注祝阿縣西有轅城漢置瑗縣屬平原郡水經注瑗即轅也今山東濟南府禹城縣西北有瑗城

集說 高氏閌曰齊帥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加兵於有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書侵異乎士匄矣 吳氏澂曰吳猶遭齊喪而去之晉乃乘齊喪而伐之曾吳之不若也 李氏廉曰傳書伐而經書侵者乘吳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集說高氏閌曰齊魯接境而公會吳伐之既聞其喪則遂班師可也所以久而不歸者公之進退制在吳故也　李氏廉曰哀公編書公會吳者五獨此役與黃池書至葢聖人擇其危甚者而書之也

葬齊悼公

集說高氏閌曰公雖不廢喪紀往會其葬不足以贖過　汪氏克寛曰悼公書葬與鄭僖公同不及五月禮略也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集說杜氏預曰書歸齊納之　李氏廉曰彄蒯聵之黨今歸于衛必從輒而棄蒯聵故十五年蒯聵

入國疆

復奔齊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夷公作寅

附録左傳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書救止此

左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集説杜氏預曰季子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　陳氏傅良曰自魯救晉凡救皆不書書鄭救曹則列國無霸諸侯自相救也列國無霸諸侯自相救春秋憫焉而特書之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春秋之所甚

懼也 汪氏克寛曰宣十一年楚縣陳尋復封之昭八年楚滅陳十三年復封陳棄吳不抉陳以叛楚則楚陳無釁何用救哉陳之禍吳為之也救庸足多乎此當與楚救鄭同蓋志在於爭諸侯非扶危恤患之義也延陵季子亦自言之矣胡傳謂吳以號舉為深著楚罪殊失經旨朱子所謂以義理為穿鑿者也

丁巳 敬王三十六年

十有一年

晉定二十八年齊簡公壬元年衛出九年蔡成七年鄭聲十七年陳閔十八年杞閔三年宋景三十三年秦悼八年楚惠五年吳夫差十二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十一年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

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彊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顔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克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

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顔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鋭敏我不欲戰而能黙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清杜注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盧縣今長清縣也　稷曲杜注郊地名

胡傳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於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

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讙及闡請師於吳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集說 家氏鉉翁曰伐我云者我自有以致寇垂後王臨難省躬之戒所以譏哀公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伐我二十有一唯哀八年吳伐此年齊伐止書伐我餘皆言四鄙又曰高郵孫氏謂春秋之始內魯而外諸夏故魯為他國所侵伐必曰某鄙哀公之經再書伐我同魯於諸侯竊以為春秋詳內而略外故外之侵伐止書國而魯書四鄙非尊魯而卑諸侯也此書伐我不言地比於兵加國都之例所以貶之也然傳載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師及齊師戰於郊冉求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則齊師逼迫於魯之

國都矣杜諤曰直曰伐我見其以國言之也然則國書之伐與他伐異矣　王氏樵曰棄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至於涉泗則兵實加國都矣故直言伐我無他說也然公斂處父謂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是前此無兵及近郊者吳師克東陽而進次於泗上子服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請少待之弗從負載造於萊門吳人盟而還齊師在清冉有請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不可居封疆之間不可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孟氏始黽勉以右師從從而又後戰而先奔微冉有在左師則魯事敗矣是時政在季氏生事啓釁故二家不肯同力前之吳師後之齊師名之而來傳國都而止故春秋兩書伐我所以見魯之益衰其亦傷之而已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公作袁　頗破多反

左傳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集說 許氏翰曰春秋書轅頗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家氏鉉翁曰聚斂媚上者固當有討然國不能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為政也而可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書戰書獲止此齊魯交兵亦止此

左傳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

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博杜注齊邑漢置博陽縣金升為泰安州今故城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東南　嬴杜注齊邑屬泰山

集說 劉氏敞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國書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又曰事君者自盡而後求進焉成民而後求用焉治內而後求服焉夫以吳之無道犯間上國涉數千里之地以伐人之邦固求棄疾於人與之俱靡焉爾國書之用齊也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而輕與之戰其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故善戰者服上刑所謂為志乎此戰者是也 高氏閌曰戰不書公者沒公乃所以深貶公也且書及吳我師戰于艾陵不可也書及公吳戰于艾陵不可也先言公會吳伐齊繼書及吳戰則公與貶可知矣書獲國書與宋華元同然華元生獲而國書死獲故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也 薛氏季宣曰戰不書伐今書伐何難乎公之會吳與齊戰也會伐則戰見矣吳自入郢之後困而久不能見公之六年稍出而伐陳吾叔還會之于柤公又會之于鄫還而入邾吳以邾故伐我而齊取讙闡由是齊魯始睽齊歸

二邑則固知罪矣我之不寘固與吳合前年會伐齊故有國書之報卒會吳而勝齊吳之威加北方多魯之力也春秋書公會伐而不言會戰難言而有以見之也　李氏廉曰此戰以國書主之者吳之來伐齊人皆知其不可禦而必敗矣茍能全民兵嚴守備屈之以義而勿與交鋒則齊可以坐困彊吳而郤之矣今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未息肩未解甲而快志於一朝之忿師敗身獲為國大殃故艾陵之戰以國書主之者深罪之也

附錄左傳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

不共則剿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集說孔氏穎達曰四年滕子結卒虞毋代結為君來赴故書也

附錄左傳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衞世叔齊出奔宋

左傳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犂杜注衛邑　外州杜注衛邑　城鉏杜注宋邑

巢杜注衛地寰宇記巢亭在襄陵縣南二十里

今河南歸德府睢州巢亭是也
鄖杜注衛地　少祢杜注衛地

集說　高氏閌曰春秋書内外大夫奔者凡六十蓋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附錄左傳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戊午敬王三十七年　**十有二年**　晉定二十九年齊簡二年衛出十年蔡成八年鄭聲十八年陳閔十

九年杞閔四年宋景三十四年秦悼九年楚惠六年吳夫差十三年

春用田賦

左傳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公羊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穀梁 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胡傳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宣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

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譏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集說 杜氏預曰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 陸氏淳曰以田多少出軍賦也 孫氏復曰田者井田也賦者財賦也宣公奢泰始什二而稅至於哀公則又甚焉哀公不道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故曰用田賦言用田以為財賦之率也 劉氏敞曰用田賦者藉田為賦也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取於民也有常用田賦非正也 呂氏大圭曰陳君舉謂以丘賦一乘為未足又以田賦之田賦之者家一

人以為兵也然九夫為井六十四井為甸甸出革車一乘則是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人今凡受田者皆出一人為兵比古七倍恐加兵不至如是之甚賈逵以為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今使一井之田出十六井之賦是多於常賦十六倍於理亦未宜然　吳氏澂曰宣公稅畝首壞井田什一之法則賦民之財也非古矣成公作丘甲賦民之力也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　萬氏孝恭曰周制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今哀公以計口率泉為不足於用又計田而使之出泉以為賦　李氏廉曰孔子惡冉求聚斂附益之言蓋在此時又曰田賦之說杜氏以為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别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則是一丘出馬二匹牛六頭也范氏注穀梁同之然杜氏於作丘甲條內已曰今魯使丘出甸賦是一

丘十六井已出馬四匹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為出馬一匹牛三頭乎此其前後自相戾也況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别之賈氏以為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蓋以為井出丘賦也夫一井八家而使出一馬三牛之賦可乎故胡氏獨用國語國語載孔子對冉有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六百四十斛秉芻二百四十斗缶米十六斗不過是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大率以為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則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矣呂氏亦曰古者田出祖里出賦要之二家說為長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亦其遺意也緣此賦止里廛出之而今賦於田上故譏之耳然則司馬法所

謂甸出一乘者其止出一乘之人歟觀春秋傳所載多臨事而始授以甲授以車則知馬牛車乘決非丘甸所出也胡氏說近之陳氏非是　汪氏克寬曰杜預范甯皆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别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然丘甲之法增三之一今别田及家財各為一賦則是比先王之制而加倍不翅矣亦未可信要之計田而斂取民財以充軍賦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爾孔子云丘亦足矣蓋以計丘而出兵車乃賦之常法安可計田而又賦其財哉觀哀公年饑用不足及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之言則為斂財以足用可知矣　王氏樵曰今案賦之本義專為出軍計兵而出兵車賦之常法今計田而出故曰田賦漢計口而出則曰口賦蓋春秋諸侯盟會禮繁兵戎事廣不能復守先王之籍故魯用不足則初稅畝益兵則作丘甲至哀公遠事彊吳事克政重二猶不足復用田賦蓋託以軍用加

斂於田計田而出貨財也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大約稅畝多乎什一田賦又多乎稅畝矣稅畝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

公羊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穀梁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娶同姓也

胡傳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娶同姓也禮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厚男女之别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别矣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而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别於上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綴之以姓而弗别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强吴以去三家之權忍娶同姓以混男女之别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吴為同姓謂之吴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集說杜氏預曰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　范氏寗曰葬當書姓諱故亦不書

葬　啖氏助曰同姓不可書曰夫人姬氏薨故曰孟子卒　劉氏敞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何以不曰夫人薨命於天子然後成夫人孟子不受命不可以稱夫人蓋自是魯夫人不命於天子也　王氏葆曰是時季氏當國孔子與弔而季孫不絻孔子亦放經而拜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之矣　高氏閌曰國人不以為非而昭公乃知避其名春秋亦因其實而書之曰孟子卒　朱子曰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薛氏季宣曰知其非禮而異其名雖欲蓋而彌彰也　吳氏澂曰固是以同姓而不書夫人薨亦以見魯臣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君也尚且逐出之而葬不備禮況其夫人乎一書卒而二義具焉　汪氏克寛曰或謂舊史固書夫人孟子薨春秋不書夫人而書卒示天下後世娶同姓之必不可也然小君之薨必書夫人某氏當時既鶻突稱呼曰孟子則國史必不可書夫人

孟子薨春秋因舊史之文而非禮之實已見矣案傳襄二十三年晉嫁女於吳則同姓之昏非自昭公始春秋於孟子以隱辭書之所以深責秉禮之魯歟

公會吳于橐皋 橐章夜反又音托 橐皋杜注在淮南逡遒縣東南今江南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皋鎮漢之橐皋縣春秋吳邑也

左傳 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集說 王氏葆曰吳欲尋盟非衛賜之言不可卻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音云公作運　鄖杜注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今江南揚州府如臯縣東立發𪏮古發陽也亦名古鄖

左傳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旣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

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集說 王氏錫爵曰子貢就緩字發出所以緩之故無中生有能令聞者魄奪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傳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玉暢杞縣東北三十里有玉帳或云古玉暢寨杞縣為春秋宋地北與陳留接壤傳曰宋鄭之間或即是也　錫地名路史商末錫疇于斯在宋鄭之間鄭人滅之以處宋元公之孫彌作頃丘嵒戈皆地名

集說　李氏廉曰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者再宋兵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是必欲殺平元之族而後已也全師覆沒亦蹈前日鄭人之覆轍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信哉

冬十有二月螽

左傳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集說杜氏預曰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九月九月之初尚温故得有螽　孫氏復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爲異之甚　呂氏大圭曰左氏以爲失閏之故然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爲失閏　家氏鉉翁曰十二月螽氣燠也宣十五年冬蝝生與此記同左氏所錄疑非聖人之言也　王氏樵曰案明年九月螽螽災亟作而不時直以失政爾非關閏也

案左氏載孔子之言杜氏預以爲失閏然二年之間三以螽告其災甚矣故先儒多駁之者今並存其說

十有三年 晉定三十年齊簡三年衛出十一年蔡成九年鄭聲十九年陳閔二十年杞閔五年宋景三十五年秦悼十年楚惠七年吳夫差十四年已敬王三未十十八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左傳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公羊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

穀梁 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

集說 家氏鉉翁曰春秋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以多殺為功也先書宋取鄭師責宋也今書鄭取宋師亦責鄭也 朱氏睦㮮曰宋鄭怨已十三年雖造端由於罕達然宋自九年皇瑗取鄭師之後宋公宋人兩伐鄭亦可以釋憾矣而向巢之師復起何耶故是年鄭亦取宋師于嵒彼以諼來我以諼報耳

夏許男成卒 成公作戍

集說汪氏克寛曰元公也國滅後楚立之

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書會止此　黄池杜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黄亭近濟水國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黄池沂水出蓋縣臨樂山入於泗而濟水在封丘縣南是時夫差既通江淮遂帥舟師自淮入泗自泗入沂復穿魯宋之境連屬水道有不通者鑿而通之以達於封丘之濟杜氏所謂近濟水也今黄池在河南開封府封丘縣西南

左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吴夫差于黄池

公羊其言及吴子何會兩伯之辭也

集說杜氏預曰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　孔氏穎

達曰七年會吳于鄫十二年會吳于橐皋皆不稱子此稱吳子故解之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而自號為王則諸侯不服故去其僭號自稱吳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之策承而書曰吳子吳語說此事云晉侯命董褐告吳王曰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是其去僭號也於此會去王號耳其於吳國猶稱王不改也　陸氏淳曰趙子曰據左氏有單平公而不書於經者緣吳晉敵禮而會如今賓主對舉酒自然單子無坐位故不書且經文有及字是兩伯之義分明也公羊乃云吳為會主與經不同不足取也故留其兩伯之辭而已公羊又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趙云黄池魯地故魯獨會之耳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序穀梁曰黄池之會吳子

進矣趙子曰此為吳同為會主故不人傳不達此理遂妄為議耳　劉氏敞曰公羊曰吳主會也寔吳主會必非晉所願也春秋宜曰公會晉侯暨吳子于黃池則與公羊例合矣今乃曰及吳子此其晉魯汲汲我欲之者邪又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何休以謂云爾者欲為魯侯殺恥故不書諸侯也吾謂春秋審欲為魯侯殺恥者書諸侯乃宜矣無為乃沒之也　許氏翰曰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顧自宋之盟則晉已為楚所先陵遲至於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故諱焉耳　高氏閌曰首止先及而後會所以尊王世子也黃池先會而後及所以外吳子也吳泰伯之後與周同姓狂僭大號擾亂列國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吳為黃池之會以主盟列國是二王也將置周王於何地耶聖人自十年吳伐齊之後春不書王以見天下之無王此春秋之所以終也　陳氏

傳良曰黄池之盟不書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公會晉侯及吳子雖兩伯之辭而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單平公不書不忍書也　鄭氏玉曰會于黄池吳子主之晉魯聽命矣然吳楚有僭王之罪聖人終絶之而莫之與也此所以序晉吳上而書及以終春秋之會盟也　汪氏克寛曰長陵于蜀于申楚雖主盟而晉不與故春秋皆先楚以紀實也于宋于虢楚同主會且先於晉然晉君猶未同盟故春秋但先晉以正名而不書及今黄池之會吳子主盟而晉定公以奕世之伯魯哀公以秉禮之望皆俯伏聽命於壇坫之上故春秋先晉以存中國之名而書及以著兩伯之實則内外之分不紊而彊弱之勢自見矣穀梁謂嘉其尊王進而書子使夫差果能尊周則當序單平公於吳晉之上如葵丘宰周公之例矣吳語又謂趙鞅使董褐復命責其僭王而夫差降爵稱公夫以齊桓之盛未能責楚僭王之罪豈以晉之衰弱而反能

使吳王黜其僭號乎殆不足信也

案黄池之會左傳稱乃先晉人吳語稱吳公先歃晉侯亞之二說者諸儒互有所主夫宋之盟晉國方彊而卒先楚人則謂晉定之不能先吳似也吳方在會而邊遽猝以越亂告吳王駭懼刎其告者七人則謂吳子內惕而不敢復爭春秋所書次第乃其事實亦似也趙氏匡又謂吳晉敵禮而會如今賓主對舉酒故晉史即云晉為先而吳語即云吳先歃各自護其主亦似有理姑竝存之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集說高氏閌曰楚畏吳之彊無如之何故乘吳之出會而伐陳也

於越入吳

左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姑蔑杜注越地今東陽大末縣案越地西至於姑蔑即此秦置大末縣今衢州府龍游縣也

胡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列國黄池之會遂及兩伯可謂疆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

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列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黄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絶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集說

孫氏復曰吳子方會越乘其無備而入之也

薛氏季宣曰吳子不戒爭中國之諸侯而越卒入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吳子忘不共戴天之恥而求諸侯於外此越之所以伯諸侯乎

附録左傳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

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因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惟命遂因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

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戶牖杜注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今東昏故城在開封府蘭陽縣東北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下公無曼字霸國侵伐止此

集說 許氏翰曰晉以范中行之難伐衛伐鮮虞間齊之難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師雖數出能侵而已 家氏鉉翁曰此霸國侵伐之終事也晉之盛威行天下今其衰也趙鞅魏曼多數修怨於衛衛卒不服豈力不足哉鞅曼多志不在求諸侯志於怙權自私而已 李氏廉曰晉事止於此李氏曰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哀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霸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

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列國至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千尋之木物能蠹之必其中先腐壞戕蝕而後蠹生焉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曰晉之微也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彊並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於戎蠻之執晉俛焉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之會吳哆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絕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吳楚之張也曰諸侯苟合吳楚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彊勁力周旋何患於吳楚今也齊景公有抑晉代興之志宋衛魯鄭之君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婼與邾大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樂祁犂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

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齊會于牽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憂乎齊衛今也疆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涖政敢干位以命大事而趙籍魏斯韓虔為諸侯之萌已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也范鞅請冠而魯使衆執趙鞅受楊楯而宋卿買禍郳鄲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或索十牢而吳人借為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又誰咎歟此春秋所以謹義利之辨察天理人欲之分

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漸反本澄源之道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集說黄氏震曰高氏集注曰去歲十有二月螽今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為災甚矣愚按左氏傳凡十二月螽皆以為司歷之過若以此月為螽猶未蟄則以秋為冬差一時也民時亂而農功失司歷之過一至此乎天下寧有此理哉況螽乃災異非候蟲之常以時而蟄者也螽即蝗也蝗蝻在地冬雪乃深入今冬燠而有螽將蔓延為來歲之災尤災之甚者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孛音佩又音勃

公羊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於旦也何以書記異也

集說高氏閌曰不言宿名者董仲舒劉向以為不加宿也丈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皆言所次而此獨不言則不加宿可知也蓋著人事所名也　家氏鉉翁曰天欲旦太陽將升而孛見馬妖星干太陽駭常之變也　汪氏克寬曰星孛東方乃東方悖亂吳爭彊而越滅之之徵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區烏侯反公作𤝶苦侯反

集說高氏閌曰區夫徵舒之後徵舒弑逆楚人殺之而陳人猶使世執國政春秋因其為盜所殺而書之與華孫同意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夏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極至於盜與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　趙氏鵬飛曰春秋書盜者四殺君者一殺凡者一殺大夫者二以盜之賤而及君大夫之貴

其國無政刑矣

十有二月螽

集說呂氏本中曰此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比年十月螽陰陽錯亂甚矣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矣

許氏翰曰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三螽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民力已竆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

附錄左傳吳及越平

庚申敬王三十九年十有四年晉定三十一年齊簡四年衛出十二年蔡成十年鄭聲二十年陳閔二十一年杞閔六年宋景三十六年秦悼十一年楚惠八年吳夫差十五年

春西狩獲麟

左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大野杜注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元和志大野澤一名鉅野今山東兖州府嘉祥縣西有獲麟堆葢嘉祥本鉅野分置也

公羊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集說杜氏預曰冬獵曰狩葢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　孔氏穎達曰公羊

傳曰麟者仁獸也何休云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也鄭氏詩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釋獸云麐麕身牛尾一角李巡曰麟瑞應獸名孫炎曰靈獸也京房易傳曰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黄高丈二廣雅云麒麟狼頭肉角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不旅不入陷穽不入羅網文章斌斌說文云麒仁獸從鹿其聲麟大牝鹿也從鹿粦聲釋文云冬獵為狩周之春夏之冬故稱狩也桓四年公狩于郎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禚郎二者公親行皆書公狩此狩不書公卿者蓋是虞人賤官自脩常職公卿不行故不書狩者名氏此狩常事本不合書書之為獲麟故也傳稱狩於大野大野之澤在魯國之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定九年傳例也杜以獲麟之義惟此而已先儒穿鑿妄生異端說公羊者云麟是漢將受命之瑞周亡天下之

異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秦項交戰然後劉氏乃立夫子故為之隕泣寘此時去漢二百七十有餘年矣漢氏起於匹夫先無王迹前期三百許歲天已豫見徵兆其為靈命何太遠乎言既不經事無所據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遊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修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為孔子瑞也賈逵服虔頴容等皆以為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為水物故以為修母致子之應若然龍為水物以其育於水耳麟生於火豈其産於火乎孔子之作春秋門徒盡知之矣丘明親承聖旨目見獲麟丘明何以不言弟子何以不說子思孟軻去聖尤近荀卿著書尊崇禮德麟若應孔子而來著書無容不述何乃經傳羣籍了爾不言以其既妖且妄故杜悉無所取　趙氏匡曰公羊穀梁二傳以經不言狩人之名故有薪采引取之說不知舉獸獲之義是以

爾也　劉氏敞曰公羊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非也聖人作經為天子法不苟記祖所逮而已且如所言祖者謂曾祖乎高祖乎如謂曾祖孔子曾祖防叔則孔父三世之孫如謂高祖孔子高祖祁父亦孔父二世之孫孔父死於桓二年其孫不得見隱審矣計防叔祁父之時應在閔僖之間春秋則當起於閔僖不宜始隱公也又曰穀梁曰不言其來不外麟也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有也皆非也謂之獲麟矣則不得言其來不得言其有記事之理也何說乎即以言其來為外之季子來歸亦外之耶即以言其有為使不恒有大有年亦使不恒有耶故守一而廢百謂之章句之儒去道遠矣　朱子曰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　李氏廉曰感麟而作春秋之說杜氏何氏程子謝氏呂氏張氏諸家多同絕筆獲麟之說諸家皆不過以為所感而起因以為終

而何氏獨以為春秋之成文致太平託言太平而瑞應至故就以麟終焉此其異也文成致麟之説本於范氏而胡氏因之其意直以為孔子自衛反魯即修春秋經成道備嘉瑞應焉而以天道終之比於關雎之應而能事畢矣蓋亦祖於何休之遺意也 汪氏克寛曰説左氏者以春秋感麟而作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學公穀者以謂春秋文成致麟竊疑聖人作經絶筆於獲麟之一句則非經成而麟至矣苟曰經成而後麟至則春秋筆絶於哀公十三年十二月螽殊無意義特世儒推尊孔子作經之效至於如是之盛故曰文成致麟耳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聖人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大行於後世矣為人君而法乎春秋則可以命德而討罪躋斯世於至治為人臣而學乎春秋則可以善善而惡惡尊主而庇民其義得行則天理流行人欲壅遏孟子論孔子作春秋之功以為一治豈不信哉 季氏本曰周道衰廢人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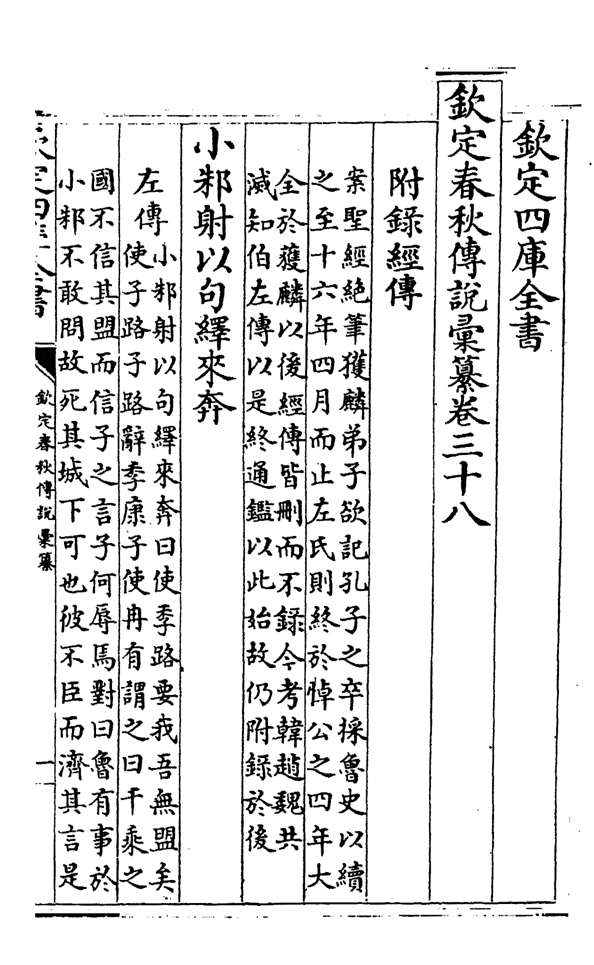
横流亂賊接跡撥亂反正孔子作春秋以明王法雖無麟固將作矣孔子之卒在後二年苟非平日所嘗用心豈能詳哉故文成致麟之説元凱斷其妖妄兹不復論若必謂感麟始作則理亦未盡焉 陳氏際泰曰西狩獲麟其論者非一家一曰麟獲而孔子始作春秋獲麟之歲距孔子之卒爲時幾何而汲汲操筆乎且麟不獲孔子終不作春秋否也一曰文成而麟至麟而獲也烏在其爲瑞而可以應文成也春秋以天道終又非也春秋以天道終是即文成麟至之説而益張大之凡此皆尊聖人之過而不得其實計孔子之作春秋或在定公之末年或在哀公之初年與夫哀十年之前後俱未可知也

槩吾夫子以道不行而有秉桴之歎鳳不至圖不出而有已矣之嗟蓋天下之莫宗久已知之其欲從事於屬辭比事以垂世立教者非一日矣春秋一書豈必感麟而後作乎若夫文成致麟修母致子應孔子

而來之說尤為不經胡傳乃謂簫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不亦謬乎古昔盛時治化翔洽休徵畢至爰有麟鳳以昭太平之祥今見戕於虞人似亦不足以為瑞也善乎朱子之言曰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此真通儒卓識可以一洗紛紛穿鑿之論矣至於絶筆獲麟杜氏預謂感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鄭氏樵謂終於獲麟聖人初無意也歐陽氏修謂孔子得魯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刪修之義在春秋不在起止諸家所見不同皆非篤論也麟獲於哀公十四年春秋成於是年之九月越二年而孔子卒夫國史編年之體案年書事至於年終乃止則哀公十四年之事魯史自當備録必不僅書獲麟而遽止也史家記録時事必闕其近數年以俟異日之採緝若謂孔子作春秋亦闕其近數年則當至十四年冬而止或至十三年冬而即止何為忽止於十四年春乎是當仍以朱子為斷矣

朱子曰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所殺是不祥蓋麟為仁獸聖王之嘉瑞也今出非其時而虞人戕之聖心能無傷乎然則感其不祥而遂絶筆焉聖人亦非無所寓意也今故遵朱子為定論而凡謂感麟而作與夫文成致麟者皆不録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三十七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三十八

附錄經傳

案聖經絕筆獲麟弟子欲記孔子之卒採魯史以續之至十六年四月而止左氏則終於悼公之四年大全於獲麟以後經傳皆刪而不錄今考韓趙魏共滅知伯左傳以是終通鑑以此始故仍附錄於後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左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

義之也
由弗能

集說杜氏預曰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舒州史記田常執簡公於徐州崔駰曰即

春秋舒州也案舒州今山東兖州府滕縣東南薛城是後漢郡國志云薛城在春秋之季曰徐州竹書紀年云邳遷於薛改名徐州亦曰舒州

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

因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
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
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
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
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説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
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
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
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
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
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
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
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
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
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
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耏衆知而東之

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豐丘杜注陳氏邑

集說王氏世貞曰迹成子之兄弟如公而遷公於寢也豈不昭然叛逆事哉而猶聞公怒而將出若有廹於所遭之不幸者葢姑以是激私黨之怒以濟其謀焉耳非其情也意如之受伐請以五乘亡彌牟之拒輒欲自北門出奸雄飾詐大都如此

庚戌叔還卒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奔楚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曹杜注哀八年宋滅曹以爲邑

左傳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

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

逢澤杜注地理志云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孔氏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臣瓚案汲郡古文梁惠王廢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縣有逢忌陂是也宋都睢陽去開封四百餘里故杜以遠疑蓋宋都之旁别有逢澤也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南有蓬池與尉氏縣接壤古逢澤也

莒子狂卒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左傳 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

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丘輿杜注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今山東兗州府費縣西輿城是也

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左傳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

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集說孔氏穎達曰論語錄此事與此小異彼云沐浴而朝此云齊而請彼云公曰告夫三子此云公曰子告季孫禮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為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彼於退而告人之下又云之三子告曰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别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　程子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正明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左傳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内袒免哭於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陳轅買出奔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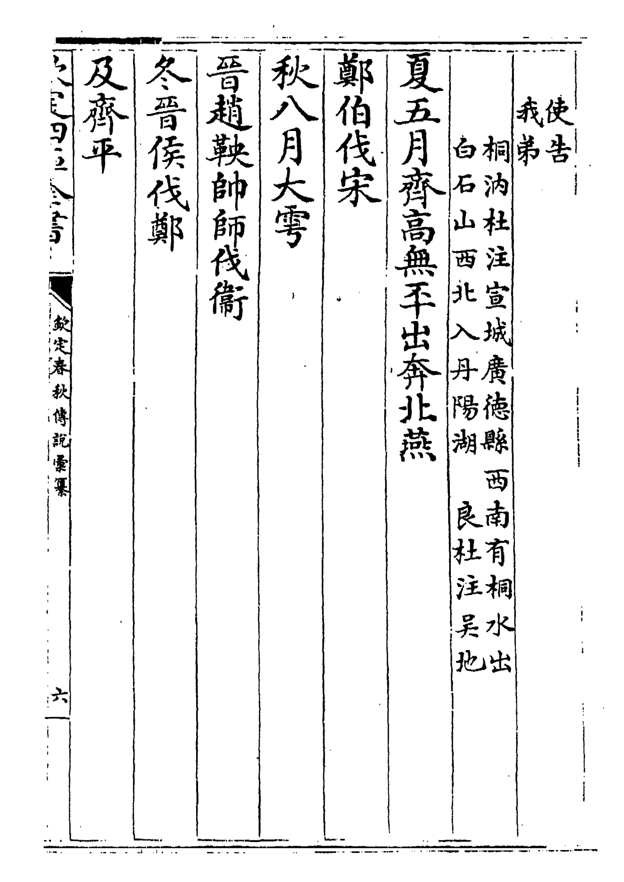
有星孛

饑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左傳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

弔馬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廪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絶世於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



使告我弟

桐汭杜注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　良杜注吳地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鄭伯伐宋

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

及齊平

左傳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馬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嬴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馬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

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豭從之迫孔悝於厠彊盟之遂刼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冠氏杜注陽平館陶縣

衛公孟彄出奔齊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左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於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左傳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集説杜氏預曰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陸氏德明曰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矣

左傳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馬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

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為孔氏
臣新登於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為
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
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
孔悝出奔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
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
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
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
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
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
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
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
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
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
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
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

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刦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

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黄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

寬為司馬而老於葉

平陽杜注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南有韋城韋城南有平陽城亦曰平陽亭水經注云慶延南故城即平陽亭是也　白杜注楚邑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　慎杜注汝陰慎縣也今江南鳳陽府潁上縣西北有慎城水經注云潁水經慎縣故城是其地　須黃杜注吳地

在今寧國府境

集說甘氏雨曰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及其既亂也奉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王之復而身為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有間言哉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為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有存國之勞而不享有國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

左傳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已刼公而彊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左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月越子伐吴吴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吴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吴中軍而鼓之吴師大亂遂敗之　晉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

日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　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

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　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於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

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　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酁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麇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笠澤案禹貢震澤底定即笠澤也爾雅謂之具區今蘇州府吳縣西南太湖是也　昆吾之觀杜注衛有觀在於昆吾氏之虛今濮陽城中案濮陽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州西南有濮陽縣城古顓頊之墟曰帝丘夏時為昆吾氏所居城中有昆吾臺亦曰昆吾城也　戎州杜注戎邑今山東兗州府曹

縣有楚丘故城　漢置巳氏縣以戎州巳氏而名也
潞杜注齊邑　蒙杜注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
陰城也今
屬青州府

左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
皇緩爲右師　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
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
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
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於鄾
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
蔽志昆命於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
惠王其有焉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
自齊復歸逐石圃而
復石魋與大叔遺
鄾杜注楚邑今湖廣襄陽府襄陽
縣東北有鄾城古鄾子國後屬楚

左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於敖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冥杜注越地

集說陸氏德明曰案傳敬王崩在此年世本亦爾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據此則敬王崩當在哀公十七年史記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子元王仁立則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王乃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公之二十七年與杜預世族譜為異又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則定王之崩年是魯哀二十七年也衆說不同未詳其正也

左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於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於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之志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

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艾杜注吳邑豫章有艾縣今艾城在江西南昌府寧州西

左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於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於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顧杜注齊地商頌韋顧既伐即此顧也今山東東昌府范縣東南五十里有顧城　舟道杜注齊地

左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　冬十一

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甬東杜注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案句章今浙江寧波府慈谿鎮海二縣地海中洲即舟山今之定海縣也縣東三十里有翁山一名翁洲即春秋之甬東

左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於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英丘杜注晉地　犂丘杜注隰也令山東濟南府臨邑縣有犂丘亭

左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令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

大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
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
大宰嚭而納
賂焉乃止

左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
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
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是以
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
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
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
懿子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
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
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
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
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
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於公宮

而自大子疾之宫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甞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内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

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蒲杜注近晉邑史記衛靈公曰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蓋衛邑而與晉相近者也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故蒲城是　鄄杜注齊晉界上邑　泠杜注近魯邑　城鉏杜注近宋邑今大名府滑縣東有鉏城水經注云濮陽西南有鉏丘城是也

集說王氏鼎爵曰二子當君側而出惡言視君不啻土苴矣哀公宜隱忍待時而動乃為得耳何遽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卒使二子生心而上下之交如矛戟此不明於居尊馭下之道者也

左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衛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文子

使王孫齊私於臯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遂卒於越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茷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遊於空澤辛巳卒於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

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於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於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已為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

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空澤杜注宋邑在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東水經注所謂獲水又東南逕空桐澤北是也　連中杜注館名名勝志連中館在空澤後遺址高二丈俗呼連塚者是　空桐杜注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今虞城縣空桐澤有空桐亭

左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

公弔焉降禮晉荀瑶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鄭駟弘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瑶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瑶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

難乎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遊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平陽杜注西平陽孔氏穎達曰宣八年城平陽注云泰山有平陽縣此年平陽西平陽也高平南有平陽縣案高平漢侯國故城在今山東兖州府鄒縣西南其西有平陽城漢所置南平陽縣也　留

舒杜注齊地今山東兖州府東阿縣西南有留舒城水經注云東阿魚山上有柳舒城是也與東平州接壤

集說杜氏預曰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